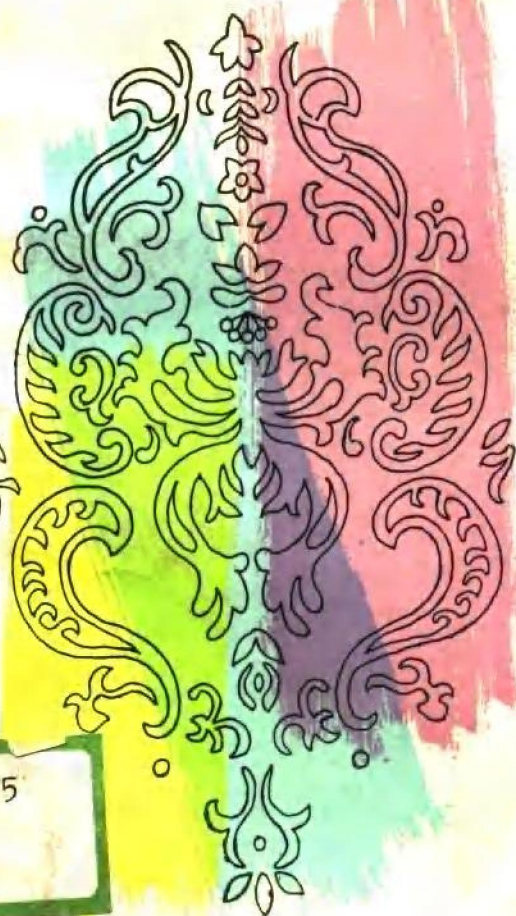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個女人與兩個天才

關鴻 著
春秋出版社



47.5
87

關鴻 著

一個女人與
兩個天才

YIGE NUREN YU LIANGGE TIANCAI

春秋出版社

一个女人与两个天才

关 鸿 著

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昌平展望印刷厂印刷

787×960毫米 32开 6.75印张 120千字

1989年5月北京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7 000 册

ISBN 7-5069-0053-X/1.9

定价：2.10 元

目 录

一个女人和两个天才..... 1

——贝蒂娜和歌德、贝多芬的传奇

艺术大师与人体模特.....86

一个女人和两个天才

——贝蒂娜和歌德、贝多芬的传奇

(1)

当红丝绒罩徐徐地从一座巨大的大理石纪念碑上落下的时候，古城魏玛在沉寂了多年之后，又一次苏醒了。

这座青山环抱、绿水长流的“绿色城市”，这个仅有几万人口的小小公国，曾经在半个世纪里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精神中心、世界文坛的奥林匹斯山。昔日的荣耀今天又在一座立像上光复了。

穿着节日盛装的市民们倾城出动，涌向魏玛国家剧院广场。在巍峨的国家剧院前面，他们看到那个伟人正向他们走来。

他身穿大衣，风度翩翩，迎风而立。他意气奋发，含着智慧的笑容迎接每一个涌向他的崇拜者。他的身边站着情同手足、朝夕与共的诗人席勒。

这两位伟人好象刚刚走出国家剧院，他们好象正在讨论《华伦斯坦》首演中的某个细节，好象正在研究他们共同撰写的《警句》中的某个措词，

好象正要把他们共同主编的《时代女神》送到印刷厂去付印，好象手挽手正在走向耶拿大学的讲台，向文坛的浅薄、无耻和落后发动进攻！

市民们涌向纪念碑，高声叫着：

“歌德，歌德！……”

歌德又回到他们身边来了。

歌德向他们走来了。

“歌德，歌德！……”

当歌德生活在他们中间的时候，他们只不过偶尔向这个老头儿恭敬地鞠个躬。而当歌德离开他们以后，他们才意识到，这个老头儿对于这座小城意味着什么！

魏玛从此沉寂了。

市长先生站在纪念碑前，使劲地摆着双手，让市民们安静下来。他想请建立这座纪念碑的贝蒂娜夫人讲几句话。但是，贝蒂娜夫人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不见了。

逆着人流，一位穿着粗黑绒修道院长袍的老夫人向广场外缓缓走着。与狂热的人群相比，她显得那么冷静和孤独。黑长袍把她瘦小的身躯紧缩成一个小黑点。小黑点在色彩缤纷的人海里步履沉重地移动着，移动着。当她将要走出广场的时候，停住了。她转过脸，最后看了一眼这座高耸的纪念碑。

这是一位美丽的老夫人。岁月虽然无情地在

她白玉般的脸庞上刻下了条条皱纹，但仍然依稀可见她当年的美貌。那黑亮亮的深邃无底的眼睛依然闪着年轻人火热的光芒。宽大的黑袍遮住了她整个身体，却使她的脸庞在一片黑色的映衬下更加白晰动人。她在庄严的气派里透出一种特独的魅力。

她伫立着，也象一座塑像。

她嘴唇轻轻蠕动，好象在跟着人海中的狂呼念叨：“歌德，歌德……”

一颗晶莹的泪珠在她脸颊上慢慢流淌着，流淌着。

泪眼蒙眬中，她仿佛看到歌德复活了，向她走来。

他是那么年轻，比他们相识时还要年轻。他永远不会老。在她心里，他永远是个年轻的诗人。

哦，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！

(2)

五十年前，贝蒂娜和现在一样，住在修道院里。

她八岁的时候，母亲去世了。她记得，母亲是个漂亮的少妇。母亲那谜一样深邃的大眼睛一直在她脑际闪现。母亲仿佛要告诉她什么，那眼神

忧郁、迷惘、深远，象在梦中一般。她一直猜不透，母亲想说什么。

她在修道院长大。当生命在她身上开出青春的花朵时，她发现自己是那么象母亲。她也有一头浓厚的黑色卷发，也有一对黝黑深邃的大眼睛。

修道院的生活使她讨厌时髦的衣裳和豪华的首饰。她常穿一件飘荡的黑袍，用一条粗腰带系在腰间，象一个进香的女客，却有一种天然纯朴的美。她讨厌上流社会的清规戒律，讨厌那些周到的礼节和虚伪的笑容。她想笑的时候就放声大笑，清脆的笑声在整个修道院里回荡。这是大家闺秀们绝不允许的。她与大家闺秀们格格不入，几乎从不踏进社交沙龙。她讨厌那儿庸俗的气氛。

她只有在自己的小屋子里才感到自由舒畅，无拘无束。她在椅子上坐不舒服了，就盘起双膝，或者，索性一跃坐上窗台。这儿，没有谁来指责她。

她更多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坐在窗台上遐想。她那对大眼睛出神地望着窗外。葱绿的丛林使她想到生命，飞翔的小鸟使她心旷神怡。她常常在天幕上看到母亲那对谜一样闪闪发光的眼睛。母亲想告诉她什么？

她沉浸在自己的梦幻之中。

生活是严酷的。梦幻却是美好的。

她愿意生活在梦幻中。

梦幻中的贝蒂娜象一朵明媚春光中含苞待放的鲜花。

外祖母去世了，又一个疼爱她的亲人离开了她。

贝蒂娜再一次从梦幻中回到现实。

人们在清理外祖母遗物的时候，她只拣了一件东西，一只精致的小银盒。她记得，这个银盒的盖子里层镶了一幅母亲的肖像。外祖母只给她看过一次，她就永远记住了。

她不知道银盒里藏着什么，好象是一些纸片。总之不是金银首饰。但外祖母那珍爱的样子，好象里面珍藏着神圣的秘密。

贝蒂娜打开小银盒。她亲爱的母亲凝视着她。这是母亲唯一的一幅肖像。她一直想得到它。她捧着小银盒，又忘记了周围的一切。

神使鬼差，这个命运之盒到了贝蒂娜手里。

与生俱来的不可抗拒的命运之神降临了。

贝蒂娜翻出盒里的纸片，那些漂亮的字迹已经开始模糊淡化。那是写给她外祖母的信件，而说到的都是她的母亲。那字里行间充满了对母亲的倾慕和依恋，那火热的激情使她年轻的心里涌起一股从未体验过的滋味。她急忙看信尾的署名：歌德。

歌德！

就是那个歌德？就是那个狂飚突进运动的旗手？就是那个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的作者？就是那个德意志思想界奥林卑斯山上的宙斯？

是他，就是他！

贝蒂娜捧着银盒的手颤抖了。

她又把这些信件一封一封重新读了一遍。一共八十四封。每一封都倾诉着爱恋的痴情和离别的痛苦。

当时，歌德只有二十三岁。他已经发表了《葛兹》，他已经是青年诗人的领袖，一代青年的偶像，叱咤风云的英雄。他正要着手创作举世闻名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。谁能说夏绿蒂身上没有她母亲的影子呢？

她母亲当时只有十六岁。十六岁，正和她相仿的年纪。这梦一样的豆蔻年华！

她呆呆地望着银盒盖上母亲的肖像。那谜一样的眼睛正望着她，似乎要告诉她什么……

她明白了。母亲那忧郁、迷惘的目光期待着什么。母亲要告诉她的，正是这个没有实现的梦，是终生难忘的痴情，是一颗永远不会平静的女人的心……

贝蒂娜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些信。这一次，她真的沉浸在梦幻中了。好象这些远方来信是写给她的。她在自己的心里装上了歌德曾经爱过的早逝的女人的心。

她陶醉在这些优美的文字之间。

这些文字走了二十几年，来到她的手里。她早就应当复信了。

她抽出一张信笺，刷刷地写道：

“我真相信我从母亲那里承受了这感情；她必定曾经和你深交，她必定曾经占有你，当我快要出世的时候。”

……”

她不知道该把信投寄何处，但感情流泄出来了，她已经得到了满足。

仿佛她母亲在冥冥之中的目光早就给了她暗示。命运之神注定了她要走到这一天。一切都是理所当然。她是歌德的“爱”的女儿。而这爱被从坟墓里还给情人，又超出坟墓以外使爱得到再生。

哦，这个奇异的心灵现象，这个奇异的少女！
她捧着这些珍贵的信纸，在椅子上昏昏睡去。
她太兴奋了。太疲倦了。

她嘴里还在喃喃念叨歌德的诗句：

被人爱，多么幸福！

而有所爱，又多么幸福！

(3)

法兰克福市中心一条幽静的小街上，一幢十

六世纪古色古香的四层尖顶楼房里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。

贝蒂娜怀里揣着这些珍贵的信件来拜访阿雅夫人。

二楼宽敞的会客厅里，墙壁贴布绘着中国装饰画，全部陈设都是中国式的。客厅中间两张雕花八仙桌，两排镂花太师椅，高脚茶几上摆着仿景泰蓝花瓶，墙边还有一架仿中国家具风格制成的古老风琴，琴盖上绘有一幅典型的中国漆画：山水、杨柳，追猎垂钓，小溪高塔……

这种十八世纪的欧洲时尚，使这间客厅洋溢着异样的东方神秘主义的气氛。

阿雅夫人看到儿子年轻时的笔迹，也象这位少女一样激动。她搂着少女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短短的卷发，喃喃道：“啊，孩子，我的孩子！……”

她不知是说歌德，还是贝蒂娜。

这座曾经热闹兴旺过的楼房现在冷落了。几乎没有人来登门造访。儿子寄居魏玛，公务缠身，虽然只要几个钟头的路程，但犹如远在天涯。他一连十几年没有回过家门。

阿雅夫人体弱多病、风烛残年，与世隔绝。儿子是她的骄傲，也是她的精神支柱。儿子十几岁开始离开她。时而归家，时而远行，直至定居魏玛。离开她的时间越久，儿子在母亲心里的形象越高大，越神化。

老人在回忆中生活。阿雅夫人最欢悦的时刻是对儿子童年时代的回忆。可惜她只能自言自语。

现在好了，有了一个痴情的听众，老妇人又燃起了生命的火焰。

而贝蒂娜对这儿的一切都有兴趣。只要是关于歌德的一切，她都象干土吸水似地吸饮着。

阿雅夫人告诉她，歌德出生时的星辰位置是很吉利的。太阳位在处女座内，正升到天顶；木星和金星和善地凝视着太阳；水星也不忌克；土星和火星保持不关心的态度；只有那时刚团圆的月亮，因为正交它的星时，冲犯力格外厉害。因此，阿雅夫人的阵痛的时间长了些，等这个时辰一过，太阳正升到天顶的时候，歌德降生了……

这是吉兆。

占星者们都说，歌德将是个伟人，是一颗太阳。

他是颗太阳！德国文化的太阳，世界文学的太阳。也是贝蒂娜心中的太阳。

贝蒂娜迷醉了。

这个在神秘主义气氛中长大的少女相信命运。

(4)

贝蒂娜再也不能延迟她的朝拜了。

但那时，连年战争，到处匪盗，旅行并非易事。她姐夫萨维尼要从卡塞尔到柏林公办事，她就怂恿姐姐龚达一起去。姐妹两人为了安全，女扮男装，登上了四轮马车。

姐姐为了成全妹妹那个异想天开的念头，特意绕道魏玛，逗留一天。

贝蒂娜在旅馆里又换上了女装。她不象一般贵族少女那样浓妆艳抹，精心修饰，而只是换了一条常穿的黑裙，显出一片异常天真自然的妩媚。

从旅馆步出当年“妇女门”的古老城门，一排笔直的长廊式的临街楼房耸立在面前，这就是歌德在市内的官邸。

几分钟的路，在这个纯情少女看来却是那么漫长。她迈出去的脚步都有点发颤，走到门前，她的心怦怦地跳着，象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

她突然想到，这位伟人会怎样接待她这个小姑娘呢？当他从高高的王座上俯视她的时候，他会怎样想呢？她怎么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层呢？她是否太幼稚可笑了？

如果不是老仆人斯塔德尔曼发现了她，她几乎想抽身逃走了。

“怎样给您通报呢？小姐。”

“我是他死去的朋友的女儿。”贝蒂娜想了想说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仆人斯塔德尔曼引她走进大

门，穿堂入室。她眼前豁然开朗，好象走进了一座琳琅满目、宏伟壮丽的艺术宫殿。

宽大的罗马式楼梯拐角处，歌德正款步下楼。

贝蒂娜抬头仰望，在楼梯拐角墙上金壁辉煌的古兵器装饰品的映衬下，魁伟的歌德象个威严的君王。

此时，歌德正走向他生命的峰颠。他快步入耳顺之年，学识博大精深，艺术炉火纯青，而他全部天才的气质神奇地显现在他的容貌上。这是他一生中最有神采最有魅力的时期，甚至比他年轻时更有魅力。他那饱满开阔得令人惊叹的前额，只有奥林卑斯山上的宙斯可与之相比；竖挺的鼻子线条优美；诗人的热情和先知的光芒从那对炯炯的眼睛照射出来，有着无尽的威严；而那件笔挺的黑大衣包裹着他，似乎任何外界的侵犯和烦扰都无法妨碍他，使他和所有人都保持着适当的距离。人们只能在一定的距离上瞻仰他。他象巨人，象神，象太阳，耀眼夺目。

一种无可名状的激情使贝蒂娜象石雕似地僵立着。

哦，这似乎不是她日思夜想的偶像，她心目中的偶像是个意气奋发的青年，是个叱咤风云的英雄，而眼前却是一个稳健庄重的老人，再耀眼的光彩也遮不住年龄的痕迹。她倏忽有点丧气。

哦，这痴情的傻小姐，她明明知道他已经不年

轻了。她哪里见过一个六十岁的男人比他更漂亮的。他那不可抗拒的魅力远不是一个英俊少年能够比拟的。他的神态、气质和风度使每一个见到他的人都惊叹不已。贝蒂娜倏忽的丧气即刻被惊愕的激流冲得无影无踪。

突然，她感到一阵恐惧，这位伟人会怎么看待她呢？

在这一瞬间，歌德也恍惚了。那不是他曾经爱恋过的情人吗？他的小迷娘！多少年过去了，他已经老了，而他的情人还以原来那么年轻娇美的情影出现在他面前。那不是在梦境中？这突然的造访，怎能不使他满怀激动。这位枢密官顾问压抑了多年的年轻时代的回忆在心底里萌动了。

他急步走下楼梯，亲切地抓起少女的纤手：“哦，我的……我的孩子……”

贝蒂娜被这双松软的大手紧捏着，一股暖流传遍全身。这一天来一直绷紧的心弦松弛了，这几天来的颠波劳累和辗转失眠早已使她筋疲力尽，这几个月来，梦牵魂绕的幻境突然变成了美妙的现实。贝蒂娜激动得晕过去了。她倒在歌德的怀里，坐在他的膝上。

这只是一霎间。

这是光辉奇特的一霎间。

这是一霎间的狂喜，也是一霎间的宁静。

在无数失眠的夜晚之后，她第一次睡了几秒

钟。她后来对歌德说：“这是第一次，清爽的、超凡的睡眠。”

当她苏醒过来之后，她一点也不觉难堪，她是那样天真自然，又是那样欣喜若狂。

歌德见过多少女人，爱过多少女人，吟咏过多少女人，但他也被怀里这位少女情感的原始的力量震撼了。他一反多年来枢密官顾问矜持的常态，竟滔滔不绝地向这位初次见面的少女热情洋溢地讲述她的外祖母、她的母亲和他自己的青年时代，回忆的激情冲击着他，使他的语言象诗一样美。

贝蒂娜却一句也没听进去，她完全沉浸在美的享受中。

她迷醉了。

到了平常散步的时候了。好奇的克里斯蒂安娜轻轻推开门，邀他出去散步。

他不耐烦地摆了摆手，把他的妻子一手挡开。

他感到一种已经淡忘了的欣喜和活力正从他的天性中苏醒过来。这时，他还没有意识到这位少女对于他的意义，但他的天才使他直觉到这不是一场巧遇，而是命运的安排。当他走向自己事业的巅峰，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时，上帝给他送来了一位“过去的女信使”。

他的激动一点也不亚于贝蒂娜。他突然转身从保险箱里取出一枚戒指，一枚镶着戴面具的女